周易內傳

周易內傳卷二下　船山遺書一

衡陽王夫之譔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之義彖傳備矣爲卦一陽入於三陰之中而失其位不與陰相合也三陰欲連類而爲一陽所閒不能合也頤之爲道虛以受養而失位之陽以實礙之不能合也自否而變以交陰陽而合之而陽下陰上皆不當位其交不固不能合也積不合之勢初上二陽以其剛制之才強函雜亂之陰陽於中而使之合是翕合也亨者

物不合則志氣不通雖曰囓合而亦合矣是噬嗑之亨也然猶得中而爲離明之主具知囓合者之矯亂而不罔則且施刑以懲其妄而不至如六國之君昏暗傲狠聽說士之誣以連異志之諸侯斯亦可遠於害故惟用獄而其邪妄可息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物者非所固有之物謂失位之九四頤中豈可有物哉又從而噬以嗑之增其妄也

噬嗑而亨

強噬之而合亦足爲亨矣明者所不以爲亨而惡之者

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自否之變而言之否之陰陽聚而此卦分之分而下者不無躁動分而上者則爲離明之主雷起於不測而電章之則明足以燭動而止其妄矣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不當位謂六五也變否塞之道柔自初而上行以得中照其妄而治以刑合於義矣故利兩造曰訟上察下惡而治之曰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電本義云當作電雷中溪李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離明以明罰雷動以敕法所以制疑叛之人心而合之也故爲噬嗑禁令懸於上不率者則謹持而决之此定法律於未犯之先故既明則必斷與豐殊用豐者折獄於已犯之後法雖定而必詳察以下求其情故既斷而必明噬嗑先王之道豐司寇之道法定於一王獄成於良有司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屨校施械於足也滅掩也沒也械其足見械而不見足也初與上爲頤體翕合陰陽之雜而不恤其安其罪也

故用獄者施以刑焉然初九雖剛以動而處於卑下無堅於妄動之力否五之陽自上而下屈己以合物未有利焉二又以柔乘己有可噬之道議刑者所不加以重刑械其足而已薄懲之則惡且止矣故可无咎戒用獄者知其惡之可改早爲懲創斯得免民於咎之道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戒其妄行則不行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初上噬者也中四爻受噬者也大臠無骨曰膚滅鼻者捀大臠而噬上掩其鼻而不見噬之剛躁者也噬而合

之剛以制物挾威以强物而有難易之分焉二以柔居柔而近初易噬若膚者初之上噬先噬乎二故迫而有滅鼻之象然初方動而二遽掩之有取噬之道焉則噬之者亦可无咎此初之罪所以輕而可薄罰以止之者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其乘剛故可恣意噬之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乾兔曰腊三以柔居剛體雖小而堅不易噬者也强欲噬之則不聽命而必相害彼噬而此拒之三亦吝矣小

謂陰也然噬嗑之義以不受噬爲正則相持而不從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而不受噬故噬之者遇毒若二之柔則噬之易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古寒反下同

肉帶骨曰胏骨横亘於頤中所謂頤中有物也噬之最難者金矢金鏃之矢傷人者也初上不審勢度德强欲折服之四必亢而與之爭操矢相加所必然矣不受噬者正也孤立於中上下交噬非艱而無以保其貞四不

恤其艱而貞不聽命故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以一陽介於羣陰之中而失位則似有求合於陰之情故初上乘而噬之其不欲合之意未得昭著非艱以保貞無繇致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黃金金之貴者五爲離主而得尊貴之位故爲黃金離之六二爲黃離其義也乾肉雖較胏無骨然亦堅韌而不易噬六五居中爲離明之主乃上九以與近而欲噬之見其位尊而柔覬得徼寵而分其利而五以大明中

正之德灼見其情守貞不惑嚴厲以行法則上且蒙罪而不敢犯雖立威已過而非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明以察之柔而能斷持法得其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何之何本音河俗讀上去聲者非是

何校滅耳械其項而掩其耳也六五貞厲施刑於上九已何校矣猶滅耳不聽而强欲噬之以求合噬之不仁合之不義不自羅於死亡不止也初與上皆噬者也而凡噬物者下頷雖任動而猶知堅脃以有所避就上頷堅立於上物至則折而無所擇其爲貪狠倍甚且二乘

剛有可噬之道五虛中明照非可噬者懲而不知戒恃剛强制故罪烈於初而允爲凶人用刑者所宜加以怙終之賊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耳官之司聽者何校而猶不聽命必欲齧合故其惡甚

☶☲賁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天地之大文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故純乾純坤竝建以立易體而陰陽剛柔各成其能上清下甯晝日夕

月水融山結動行植止不待配合而大美自昭著於兩閒聖人體天之不貳以爲德之純極變蕃之用而皆貞夫一而盛德之光暉自足以經緯乎萬物若其疑此之有餘憂彼之不足一剛而卽閉以一柔組五色以成章調五味以致和美不足而務飾之飾有餘則誠愈不足矣詞賦小技耳司馬相如非知道者且以一經一緯一宮一商爲非賦心之所存況君子以建中和之極者乎賁之爲卦一陽甫立卽閉以一陰至於五而又改其常度一陰而閒以一陽萋斐以成貝錦人爲之巧畢盡陰陽之變至此極矣是不足與於天地之大文而徒爲賁

飾也陽爲性爲德陰爲情爲養以陰文陽則合乎人情而可亨以陽文陰則雖順人情以往而緣飾之以不詭於道則小利有攸往小謂陰也雖亨雖利非大始自然之美利而不足於貞彖於四德有亨利而無元貞夫子筮得而懼以此也夫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賁亨言賁之所以亨者陽之亨小利有攸往陰之利非陽之利也自上接下曰來一陽之上一陰卽至以相錯而文之陽道本質實而剛正陽甫動而陰卽來虛柔以

適於人情剛不戾物而貴賤靈蠢皆樂觀而就之陽道亨矣分謂泰之變從三陽之中分而往上也柔在上而易流或至泥於情欲而違於理剛舍中位離其類而上以止陰之過則聲色臭味皆有節而不拂於理陰之往乃以利焉文剛以宣陽於有餘文柔以節陰之不足斯亦天理之節文而止於亨利者君子之道時行時止卽質卽文而斤斤然周密調停以求合於人情事理則抑末而非本也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云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愚按其爲

闕文無疑但未定其爲剛柔交錯否耳此言天道人情故有賁之理勢也文明者離一陰內函二陽外見有文而必著於外止者艮陰長而陽限其上有所限而不能踰也人之有情必宣有志欲見而風氣各殊止於其所習而不遷此古今之異趣五方之別俗智愚之殊致各有其美犂然別白而自止其所安均爲人文而相雜以成章者也賁之文飾非天地自然易簡之大美然天人亦固有之所以陰陽之變必有賁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言聖人用賁之道也剛柔雜糅交錯以致飾旣爲天

道人情之所固有聖人觀而知其必然而所以用之者則不因天之變而易其純一之道不隨人之變而傷其道一風同之至治故天人雖賁而聖人之治教自純天合四時而一致而當寒暑相授之際則一雨一霽一溫一涼與夫日月五緯之交錯於黃道內外聖人觀而察之以審時之變節宣以行政令乃以當變而不失其常人之風氣習尚粲然殊致而各據其所安聖人觀風施化因其所長濟其所短不違其剛柔之則而反之於純自非聖人因賁而與之俱賁則隨化以流而與人爭美於小節賁之所以可懼也夫子既釋彖義而引伸以言

賁雖非大美之道而聖人善用之則治教資焉特非大賢以下所可庶幾耳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不及高遠而照近則纖悉皆見庶政事物之小者如周官翨庶赤犮服不之類明察其理而制爲法以授有司使詳盡而不敢欺无敢折獄者赦小過而得情勿喜以矜全民命也使飾法以文致之則人無以自容矣大象皆取法卦德之美獨於賁夬二卦有戒辭焉智仁勇皆天德而非仁以爲之本則智傷於察勇傷於傲自恃爲德而以損天下故君子愼德尤於

此致警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居下介然獨立二來飾己而己無所施飾於人則修其踐履淡泊明志雖錫以車不受而安於徒步

禮大夫不徒行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非無飾己者以方在潛處義不得邀賁以為榮

六二賁其須

賁有頤之象須繞頤而生者也二以陰飾初三之陽三亦以陽飾二一上下交受飾焉飾於物而徒為美觀其為

文也抑末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九三興動也二與初猶爲交飾於三則受飾而已

柔不能自明因陽而顯則亦隨物而動爾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下飾二而上飾四二四亦交飾乎三陰有潤物之能

而未免於相染故有濡如之象必永貞而後吉所以可

有永貞之吉者以陽剛得位卽受其潤而可不受其染

若六二雖當位而柔之文剛徇情貶道以取悅於人爲

美不如剛之文柔以道飾情爲有節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柔而賁飾於人則物必陵之剛雖與柔交飾自可不失其正陰其能陵之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老人髮白貌無文者也翰如疾走如飛也賁卦俱陰陽交錯而四承六五純而不雜雖下飾二而賁如上固無飾於五而皤如也言白馬者五無所施飾於四以素相接也翰如五疾走以合於四也於陰陽雜糅之世初得此相承之爻故相就速也五受飾於上而不我飾故疑於爲寇而同類相求保其貞素則固與相和合矣非

陰陽交而言婚媾者相錯之世則以合德爲相好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自四以下陰陽各得其位以相飾至於四而所望於五者陽之來飾乃五與上交飾而於四則兩陰相若無所於賁四之所以疑爲寇也旣相比合以留未散之樸又何尤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戔帛幅狹小貌邱園抱道隱居之地六五居中靜正有其德而上賁之欲其抒所藏以光濟於下而五柔退無外飾之情儉以待物故吝然時方競於交飾之文文

有餘則誠不足固不如敦尚儉德者之安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樂其道則物自宜之

上九白賁无咎

上分剛以文柔而不受物之賁益率其誠素以節柔之太過而無求榮之心者也雖不得位固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居上則身處事外得行其志不借外物之相飾

☶☷ 剝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自外割削殘毀以及於內曰剝此卦陰自下生以迫孤陽之去害自內生而謂之剝者主陽而客陰君子辭也不利有攸往者陽也陰柔之凶德於時方利卽惡極必傾而易不爲之謀惟戒陽之往而已有所行皆謂之往艮以止爲德處陰盛已極之世止而不行猶免於害害卽不免猶不自失若更有攸往不但凶危尤義之所不許也義之所不許者不足以利物矣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重言剝也者言陽之剝喪陰剝之也變者陽退而之幽陰進而之明變易其幽明之常初三五皆剛爻而柔居

之甚言陰之乘權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上聲

小人長利在小人矣利在小人則害在君子道宜止而不宜行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觀音灌

卦象極於凶矣而君子當其世以闇自處抑自有剝而不剝之道焉陰長之卦自姤而遯而否早爲君子道消至於觀而益迫矣顧不以爲君子危而獎衆陰以仰觀在上之陽又極於剝陽已失其尊位爲君子謀者視陰之極盛勿以其不利爲慮而取坤之順德順而受之止

於上而不妄動亦有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象焉故視五爲貫魚之寵猶觀之賓王也上自以爲輿猶觀之觀民也世自亂而己自治橫逆自加而仁禮自存蓋時未可與論得失順逆之常理而因其消而息之方虛而盈者不失修身以立命則晝夜屈伸運行不息之道在己矣雖不利於攸往而非無可合之義特非達天者不能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此全取山地之象而不依卦名立義者也言上者非先王盛世之事抑非君子尚志不枉之義一陽孤立僅有

高位保固圖存則用此象爲得也厚下取坤之載物養欲給求以固結人心安宅取艮之安止以自奠其位也民依於君君亦依於民則雖危而存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所安處者以猶及也所見不明不知有而藐忽之曰蔑陰以載陽使安居於上陰之正也初六卑下柔暗沈溺於積陰之下而不能自振雖力不足以剝陽實陷於邪以傾陽者深矣遂於貴貴尊賢之義藐大人而不知畏敬自爲凶人天下亦受其凶危矣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沈沒也晦爲陽害於下以其沈沒於幽暗之中而不知奉陽之爲正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較足而近矣其不知有正猶初也故凶亦如之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與音預

自恃其居中得位爲羣陰之主而與陽若不相與然則剝之而無忌夜郎王豈知漢之大哉

六三剝之无咎

謂於剝之世獨能无咎也與羣陰居不能拔出自奮以

拯陽而定其傾而心不忘於貞順與上相應如狄梁公之事女主關公之為曹操用者君子曲諒其志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各二陰三不與之相得志在上九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近陽而與艮為體非不知有貞而茫昧以自沈溺者爻值退位下而與羣陰相比以迫陽而剝之此華歆崔允外交賊臣以喪國者其志慘其禍深矣凶謂上九受剝而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爲上九危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子進御之制王后當夕於月望初自御妻嬪夫人而漸進貫魚自上而下之序也以猶率也六五柔居中位尊以上承乎陽陽一而陰衆有后率羣妾以分君寵之象五陰盛之極矣乃獨以切近剝膚歸惡於四而五不言剝者不許陰之僭天位以逼孤陽因其得中而密近於上節取其善焉聖人不得已之深情也无不利者所以奬陰之順承而歆之以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能率羣陰以承事乎陽可无尤矣陰雖處極盛之勢尙有救過之道後唐明宗焚香祝天願中國早生聖人庶幾此義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羣陰極盛一陽僅存於上碩果也不食不爲人所食言不用於世也當剝之世功無可與立道無可與行上高蹈遠引安止而不降其志雖不食而俯臨濁世其可以駕御之道自在得輿矣彼小人者雖朋邪以逞徒自剝其廬而已廬所以蔭己而使甯居者一陽覆上本陰之所藉蔭者君子不屑與施治敎則廬剝矣羣邪得志君

于方超然卓立於其外不歆其富貴不屈其威武雖無撥亂反正之功而陰以留正氣於兩間則名義不亡於人心當時之小人不被其蔭而終不能掩其扶持世教之道然則攸往不利而亦何不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無君子則世無與立陰雖盛不能不載君子小人剝廬亦何所用乎徒自失其依止而已鄭憶翁云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

䷗復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還歸其故曰復一陽初生於積陰之下而謂之復者陰陽之撰各六其位亦十有二半隱半見見者爲明而非忽有隱者爲幽而非竟無天道人事無不皆然體之充實所謂誠也十二位之陰陽隱見各半其發用者皆其見而明者也時所偶値情所偶動事所偶起天運之循環事物之往來人心之應感當其際而發見故聖人設筮以察其事會情理之相赴而用其固有之理行其固然之素位所謂幾也幾者誠之幾也非無其誠而可有其幾也是則爻見於位者皆反其故居而非無端之忽至矣然姤一陰下見不可謂之復者陽位乎明陰位乎

幽陽以發陰以居道之大經也則六位本皆陽位陰有時踐其位而固非其位故陽曰復而陰不可曰復且初三五本陽位也積陰猶盛而陽起於初得其所居亦有復之義焉陽一出而歸其故居則不可復禦陰得主而樂受其化故亨自幽而出見曰出入乎積陰之下而上與陰相感曰入疾患也一陽初發爲天心始見之幾致一無雜出无疾也一陽以感羣陰陰雖暗昧而必資陽以成化情所必順入无疾也朋謂五陰相連而爲黨也來下相接也陰猶極盛疑有咎焉而陽震起於下以受陰而入與爲主則朋陰之來非以相離而以相就固无

咎也以人事言之在事功則王者不易民而治而聖作於創業之始多士多方雖繁有其徒皆撫之以消其疑貳在學術則君子不絕欲以處而仁發於隱微之動聲色臭味雖交與爲感皆應之以得其所安不患朋之來而特在初幾之貞一爾反復其道者言有反有復者其道也誠之所固有幾之所必動也七者少陽之數數極於六不可復減必上生至於七而陽復萌也天道之固然即人事之大順繇此以往愈引愈出而陽益生皆一陽震起之功也率此而推行之世無不可治而人無不可爲堯舜也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亨以剛之反於位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動而行乎順之中則於己無患其孤而物雖賾不足以相礙故特患其不動耳無憂物之不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天之運行恆半隱半見日過一度周而復出於地於此可想陰陽具足屈伸於幽明而非有無也七日者數極則反之大概舊說謂自姤至復於易卦天數俱不合今不從之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上聲

不動則漸嚮於消動則必長往而進爲繼起之善相因必至故雖一陽乍生而可謂之長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推全體大用而言之則作聖合天之功於復而可見也人之所以生者非天地之心乎見之而後可以知生知生而後可以體天地之德體德而後可以達化知生者知性者也知性而後可以善用吾情知用吾情而後可以動物故聖功雖謹於下學而必以見天地之心爲入德之門天地之心不易見於吾心之復幾見之爾天

地無心而成化而資始資生於形氣方營之際若有所必然而不容已者擬之於人則心也乃異端執天地之體以爲心見其窅然而空塊然而靜謂之自然謂之虛靜謂之常寂光謂之大圓鏡則是執一嗒然交喪頑而不靈之體以爲天地之心而欲效法之夫天清地甯恆靜處其域而不動人所目視耳聽而謂其固然者也若其忽然而感忽然而合神非形而使有形形非神而使有神其靈警應機鼓之盪之於无聲无臭之中人不得而見也乃因其耳目之官有所窘塞遂不信其妙用之所自生異端之愚莫甚於此而又從爲之說曰此妄也

不動者其眞也則以惑世誣民而爲天地之所棄久矣故所貴於靜者以動之已亟則流於偏而忘其全故不如息動而使不流而動豈可終息也哉使終息之而槁木死灰之下心已喪盡心喪而形存莊周所謂雖謂之不死也奚益而不知自陷其中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孰能識之卓哉其言之乎自人而言之耳目口體與聲色臭味皆立於天地之間物自爲物己自爲己各靜止其域而不相攝乃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自爲體而無能相動則死是已其未死而或流於利欲者非心也耳目

口體之微明浮動於外習見習聞相引以如馳而反居其退藏之地則固頑靜而不興者也陽之動也一念之幾微發於俄頃於人情物理之沓至而知物之與我相貫通者不容不辨其理耳目口體之應乎心者不容於掩抑所謂惻隱之心是已惻者旁發於物感相蒙之下隱者微動而不可以名言舉似如痛癢之自知人莫能喻也此幾之動利害不能搖好惡不能違生死不能亂爲體微而爲用至大擴而充之則忠孝友恭禮樂刑政皆利於攸往而莫之能禦則夫天地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亘古今而不息者皆此動之一幾相續不舍而非

窅然而清塊然而甯之為天地也審矣邵子之詩曰一
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言逆矣萬物未生處一陽初
動時乃天地之心也然非特此也萬物已生而一陽之
初起猶相繼而微動也又曰元酒味方淡是得半之說
也淡可以生五味非含五味而求其淡也又曰大音聲
正希則愈非矣希聲者聲之餘也是剝上之一陽也金
聲而後玉振之帝出乎震聲非希也限於耳官之不聞
而謂之希也其曰大心無轉移則顯與反復其道之旨
相逆矣天地之心無一息而不動無一息而非復不怙
其已然不聽其自然故其於人也為不忍之心欲姑置

之以自息於靜而不容已而豈大死涅槃歸根復命無轉無移之邪說所得與知哉是則耳目口體止其官人倫物理靜處其所而必以此心惻然悱然欲罷不能之初幾爲體天地之心而不昧自其不流於物也則可謂之靜而固非淡味希聲以求避咎也是心也發於智之端則爲好學發於仁之端則爲力行發於勇之端則爲知恥其實一也陽剛之初動者也晦之所以明亂之所以治人欲繁興而天理流行乎中皆此也一念之動以剛直擴充之而與天地合其德矣則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攸往皆利故曰作聖合天之功在下學而必於此

見之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冬至也后謂諸侯省方行野而省民事也雷在地中動於內以自治而未震乎物民以治其家君以治其朝而無外事焉所以反身自治而立本也言至日者自至日爲始盡乎一冬之辭若云但此一日則商旅暫留於逆旅愈羈縻而不甯后之省方豈旦出暮歸而但此一日之不行乎民則至日以後寒極而息以養老慈幼而勤修家務后則息民於野而修明政事俟始和而頒行之皆動於地中之象也自京房卦氣之說以冬至一

日當復之初爻限十二卦爲十二月之氣拘蔽天地之化於十二卦之中旣無以安措餘卦則又强以六日一爻文致之說愈不通使其果然則冬至後之六日何以爲迷復之凶邪又云七日來復自姤數之則十二日而卦變盡又自相戾背矣以冬至一日閉關爲義謂應時令觀値八月陰氣方盛又何日獨宜省方姤當夏至陰生又何宜施命哉天之有四時十二中氣自其化之一端而八卦之重爲六十四卦又別爲一道相錯而各成其理竝行而不相襲自不相背造化之神所以有恆而不可測也京房者何足以知此哉其說行而魏伯陽竊

之以爲養生之術又下而流爲鑪火彼家之妖妄故不可以不辨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速而近也祇祇語助詞言不至於悔也初爻爲筮之始畫一成象而陽卽見故曰不遠推之於心德一念初動卽此而察識擴充之則條理皆自此而順成不至於過而有悔此乾元剛健之初幾以具衆理應萬事而皆吉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身者最其不遠者也乃動而出以應物得失休咎聽之

物而莫能自必雖刻意求善而悔亦多矣何也待物感而始生其心後念之明非本心之至善也方一起念之初毀譽吉凶皆無所施其逆億而但覺身之不修無以自安則言無過言行無過行卓然有以自立矣以誠之幾御官骸嗜欲而使之順則所謂爲仁繇己不下帶而道存也

六二休復吉

人依樹蔭以息曰休六二柔而得中下近於陽樂依其復所謂友其士之仁者與吉人居則吉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屈意而樂親之曰下不遠復以修身仁人也下與之依故吉凡陰居陽上類以乘剛爲咎此獨言下而非乘者一陽下動以資始之德震動羣陰非陰之敢乘而五陰順序以聽其出入無相雜以相亢靜以待動其德不悖也易之不可以典要求也類然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與瀕通字从涉从頁隸文省水爾近而未卽親之辭六三去初較遠不能如二之下仁而與震爲體進而臨乎外卦其於復道不遠矣然必巖厲自持不與上六相應而後无咎以柔居剛非一於柔者故可有厲之象焉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不得與陰相暱而上應迷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就五陰而言之四爲中矣處上下四陰之中四陰環拱欲奉之爲主幾於不能自拔乃柔而得位又爲退爻舍同類而下應乎初樂聽其復不言吉者卓然信道非以謀利計功不期乎吉者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之德仁而又其正應道所宜從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居尊位疑可以與陽相亢不聽其復乃爲坤之主厚重自持則陽方長而已不拒靜以聽動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省察也位雖居中而度德相時自省其不足而順靜以退聽熟審於貞邪以待治何後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四處羣陰之中而退聽五履至尊之位而大順皆不禁陽之來復上六遠陽已甚恃其荒遠欲爲羣陰之長亢而不屈不度德不相時迷而凶矣初方奮起震羣陰而

施化朋來无咎固無所猜疑於上六而懲創之而上六旣反天道人不致討天且降以水旱之災薄蝕之眚乃亢極而無自戢之情怙其陰險復行師以與初爭勝敗師喪而命之不保必矣上六非天子之位故稱國君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謂初九蕩平之難也隗囂死而隴右不下陳友諒殪而武昌未平其象也以學者之治身心言之仁之復也物欲之感皆順乎理而餘習存於幾微不易消除非義精仁熟仍留未去故程子有見獵心喜之歎克之之難如此特爲初九重戒之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非君道而欲爲之君羣陰且不從况陽之震起者乎

☰☳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云者疑於妄而言其无妄也若非有妄則不言无妄矣時當陰積於上陽秉天化以震起而昭蘇之則誠所固有之幾也乃此卦天道運於上固奠其位二陰處下非極其盛而初陽震動非以其時理之所無時之或有妄矣然自人而言則見爲妄自天而言則有常以序時有變以起不測之化旣爲時之所有卽爲理之所不

無理天理也在天者卽爲理縱横出入隨感而不憂物之利則人所謂妄者皆无妄也君子於天之本非有妄者順天而奉天時於妄者深信其无妄而以歸諸天理之固有因時消息以進退而不敢希天以或詭於妄故天道全於上天化起於下元亨利貞四德不爽而其動也非常正之大經於人或見爲眚若日月之運行自有恆度誠然不相淩躐而人居其下則見爲薄蝕必退而自省不敢干陰陽之變以成事之慾所以不利有攸往言其匪正者未嘗非元亨利貞之道而特非人所奉若之正也故曰无妄災也非天有災人之災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外卦皆陽陽與陽爲類而一陽離其羣閒二陰而在下以主陰而施化又自遯之變言之九三之陽入而來初於將遯之世返歸於內以主二陰其來也欲以爲主非無情也有情則雖不測之變而固非妄矣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其動也承健而動五剛中而二應之不失其正則非無所稟承而動者雖非時序而承天固有之四德惟其所施而可矣天道有恆而命無恆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存乎君子爾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其匪正者卽此大亨以正之命而有時不循其常人不與之相値則於人非所應受之命也夷齊不遇虞夏之世孔子不與三代之英天命自成其一治一亂之恆數而於君子則爲變日月之眚當其下者不利亦此理也昧其變而不知止謂天命實然或隨時以徼利或矯時而冥行則違人情悖物理所往必窮矣天之命本非祐己而可行矣哉葢天之大命有千百年之大化有數十年之時化有一時之偶化有六合之大化有中土之時

化有一人一事之偶化通而討之皆无妄就一時一事
而言之則无妄者固有妄也有所祐有所不祐者聖人
不能取必於天況擇地相時以自靖之君子乎人子之
於父母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命之以非己所當爲則
夫已多乎道非是則不足以事親亦此道爾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對猶應也雷承天而行發生之令不必有定方
定候而要當物生之時物與之无妄者物物而與之啟
其蟄達其萌靈蠢艮楛無所擇而各如其材質皆不妄
也以無擇爲盛以不測爲時此其爲无妄者雖若有妄

而固无妄也先王不以此道用之於威福恐其刑已濫而賞已淫雖自信无妄而必有妄矣惟因萬物之時天所發生之候行長養之令金木水火土穀惟修草木鳥獸咸若使之自遂其生則道雖盛而無過然所謂對時者因天因物以察其變非若呂不韋之月令限以一切之法也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之不利有攸往者業已成乎无妄之世更不可往也往吉者以其无妄而往也初九承天之命以其元亨利貞之德信諸心者動而大有爲立非常之功如伊尹

之放太甲孔子以匹夫作春秋行天子之事則先天而天弗違往斯吉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心安而人莫不服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田閒歲而墾曰菑歲耕成熟曰畬不耕而穫不墾而熟有代之於先者也初九爲震之主以其不妄之誠創非常之業二柔得位而居中雖與震爲體而動不自已靜聽以收其成則往而利言則者戒占者之勿效人動而亦動也无妄之爲非誠信於己者不可躬任其事自初

而外皆以安靜爲得不然則雖合義守貞而固匪其正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言菑畬者義同則舉一而可括也不耕而穫其所收者亦薄矣惟不貪功利故能以靜御動而往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以遯之變而言也或繫之牛遯之所謂鞏用黃牛之革也行人謂初九邑人則三固居其位者也二欲繫陽於三而陽來居初爲初所得三以柔不當位而外卦之健行且責其不敏故災災自外至者也非三之自取初

使之然程子所謂无妄之禍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之有罪而蒙災妄也然失牛於其邑不責其人而誰責則亦非妄也災既非妄安受其咎可矣故不言凶

九四可貞无咎

四與初相應初以剛濟剛非能靜以處无妄者然動以誠動有唱必有和有作之者必有成之者諒其誠而與同道亦不失其正而得无咎可者僅可之辭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動而无妄固有其事則抑固有其理諒其非妄而與之

相濟可爾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天位至尊而初擁震主之威以立非常之功五之疾也然五中正得位坦然任之而不疑其妨己而亟於施治初九之志本非逼上功成而坐受其福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疑之則姑試之不知其疾固无妄者可勿藥也成王之於周公始試藥之而四國亂終勿藥而王室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初以陽剛震起代天而行非常之事上九晏居最高之

地處欲消之勢不能安靖以撫馭之而亢志欲行則違時妄動自成乎眚而无攸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時已過位已非其位權已歸下恃其故常而亢志以行高貴鄉公之所以自斃也

☶☰大畜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大畜以陽畜陽也艮者乾道之成以止為德以一陽止二陰於中而因以止乾其用雖柔而志則剛用柔以節乾之行於內所以養其德而不輕見待時而行

則莫之能禦矣乾畜美於內精義以盡利敦信以保貞備斯二德皆艮止之功也不及元亨者止而未行長人之德未施雲雨之流形有待也不家食者受祿而道行也以剛健大有爲之才止而聚於內以不苟於行家修之事也而止之者將以厚其養而大用之待其汲引以進與艮之一陽志道合而利見受祿不誣矣利涉大川者健於行而姑止止之者又其同志以之涉險蔑不濟矣小畜畜之者之志異故相持而不解大畜畜之者之道同故相待而終行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

贊大畜之德其美如此其至也剛健乾之德也篤實煇光艮之德也艮所以爲篤實者陰道斂而質靜而方止於內而不亢則務本敦信之道也乾之剛健力行不倦而艮以靜斂之又以光昭之志著見於外使乾信其誠而益務進修日畜而日新矣乾之六爻外三爻其功化也內三爻進德修業也畜其德業而不急於功化則學問益充寬仁益裕德自日新而盛其資於養者深矣君子之自修則韞玉以待沽明王之造士則譽髦以成德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尙進也剛出乎二陰之上居高以倡引陽而進之以進之道止之誘掖獎進使精其義故利健行者恐過於敏以止之道進之使敦厚其德非大正者不能故貞

不家食吉養賢也

養其德而使日新則受以祿而位與德相稱而吉矣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有艮上一陽與乾合志則時躍以涉險自有同心之助乾秉天德易以知險有應則彌利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式吏反行去聲

天者資始萬物之理氣也山雖地之形質而出雲蒸雨生草木興寶藏皆天氣淪浹其中以成化故天未嘗不在山中豈徒空虛上覆者之爲天哉山之廣大其畜天之氣以榮百昌者厚矣君子安安而能遷聚而能散不欲多畜也惟學問之事愈多而愈不厭皆足以養德故取象焉前言往行亦人之美爾而人受天之靈以生言行之善皆天理之著見因其人而發也能知人之善皆天之善則異端忘筌蹄離文字以求合於虛寂其邪妄明矣

初九有厲利已

三陽具而後成乾艮體具而後畜之也渉險皆利在一爻言之則剛健欲行而不受止此爻與彖之所以小異也乃以止道養人之德者施於剛躁之動自未能遽受故日新之德亦必抑志受止而後成非驟止之而卽受則於三陽有戒辭與彖義亦不相悖初九陽剛始進而四以柔止之於早固有危厲不安之意而戒之以利於已已亦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剛得其位可以自信無害乃出而有爲則物之險阻固不可知見止而止然後無傷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

車所載以健於行者故取象焉大畜之乾專言行者對艮止而言因時立義也輹車軸縛也說輹解其軸之縛本不欲行與小畜之說輻欲行而車敗異九二居中無躁進之心遇六五之止而遂止乃靜退修德之象不言吉凶者力務畜德志不存於利害若占得者雖於事覺無害有利而意不欲行則止之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居得所安但求無過不以進取爲念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日本義云當作日今按文義讀

如字

三以剛居剛而爲進爻有良馬之象上九與合德而尙賢養其才於已裕而延之進可以騁矣而四五二陰居中爲礙未可遽以得志故必知難而守正乃利曰戒令之辭輿謂輿人衛從行者九三進初二兩陽且從之其輿衛也閑防制之使守其職也己旣艱貞尤必申其戒令使輿衛各有敬忌而不失其度乃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爻有以陰陽相應爲合者有以同類相得爲合者各因其卦此謂上九與乾合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施木於牛角以禁觸曰牿初九始出之剛而位乎下故爲童牛及其童而牿之本義謂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元吉者吉在事先也四應初而止之故有是象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施德教於初九非豫期於獲福乃養士而收百年之用小學而得上達之理創業而致興王之功皆喜也喜慶皆自外至之辭而喜乃中心之所悅慶猶一時之嘉會爾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豕去勢曰豶豶則馴而牙不妄噬六五應九二而畜之九二剛不當位有妄躁噬物之防五豶之以制其暴則剛柔相得而安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不易制者也春秋傳曰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制其躁而使順應不期而至之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負也路四達曰衢何天之衢莊周所謂負雲氣背青天也艮之畜乾非抑遏之也止其躁養其德以使裕於行也至於上九尚賢而與陽合德乾德已固引而上升

則三陽依賁之以翱翔左宜右有惟所往而無不通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謂陽剛健行之道

䷚頤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爲卦以卦畫之象而立名上下二陽上齶下頷之象也四陰居中齒象也頤之爲體下頷動以齧上齶止而斷之震動於下艮止於上亦頷象也頤所以食而生人之養賴此爲用故爲養也貞吉正乃吉也天生百物五味以養人非有不正者也人之有脣舌齒頰以受養

亦豈有不正者哉滋其生充其體善其氣凝其性皆養之功也頤卦之象中虛而未有物靜以待養初無縱欲敗度之失因乎其所必養亦何患乎無飲食之正而小體爲大體之所麗養小體者忘其大體養大體者初不廢小體頤之貞何弗吉也乃以其虛以待養在可貞可淫之間故戒之曰所謂貞者存乎觀與求而已觀所可養而養之以養人於可求而求之爲口實以自養則貞也貞斯吉也非是弗貞而何易言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養其所當養則正正則徧給天下之欲而非濫以天下

養一人而非泰咸受其福矣

觀頤觀其所養也

君子以養人爲道者也然豈以徇人之欲哉既不吝於養人而養君子養小人養老養幼人有等物有宜人子不以非所得奉之親人臣不以非所得奉之君鼎肉不以勞賢者之拜秉粟不以爲繼富之施遠宴樂之損友懲淫酗之惡俗食以時用以禮審察觀度而正不正見矣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非求口實者然養資於天下之物豈

有不求而自至者哉求之有道則謀食卽謀道矣自其小者而言之如鄉黨內則所記烹割調和之皆有則不以取一時之便而傷生卽不使不醇不適之物褻其氣而使沈溺麤悍以亂其性則雖小而實大自其大者而言之九州之貢可供玉食而簞食豆羹乞人不屑故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禹疏儀狄而爲百世師桓公親易牙而國內亂所繫者大而必愼之於微審察觀度貞不貞吉不吉於斯辨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又推明頤之爲道本無不正善觀之則因其時合其

宜不必如異端之敎日中一食矯廉之操死於嗟來而後爲貞而民物之生皆厚德皆正與天地養物之理通而聖人之爲元后父母亦卽此以咸得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之雷山上聞之其聲不正古云衡嶽峯頂聞下雷聲如嬰兒愚嘗驗之隆隆隱隱方動卽止信然飲食言語皆繇於口言欲出而愼之食欲入而節之不宣志而導欲常使如山下之雷不迫不濫樞機謹而心存嗜欲制而理得皆所以養德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以全卦立言謂初爲爾我謂二上四陰也靈龜所從問得失者初九動之主得失之幾在焉本靈龜也乃躁動而望四陰以垂頤不自觀而侈於物宜其凶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觀人之朶頤賤甚矣而云亦不足貴者易不爲賤丈夫謀若嵇阮之流以沈醉相尚自謂爲貴而豈知其事止飮食亦不足貴哉王融云爲爾寂寂令鄧禹笑人則尤朶頤之凶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陽求陰與凡物之養人者皆地產也故初爲自求養二

以上四陰爲養人顛逆也野人養君子下養上順也自上養下逆也拂違也經上下相應之常理邱高也謂五也二與五爲正應義當上養卽使下養小人亦必承君命以行而不敢專今見初之貪求就近與之相感拂君臣令其之大義不奉命而市私恩行必凶矣陳氏厚施於民以奪齊其免於凶幸也汲黯矯詔發粟史氏侈爲美談揆之孟子搏虎之喩則固人臣之所不得爲亦凶道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掠美市恩上且爲君所惡下且爲同事所側目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拂人待養之情而不養也六三與震爲體初之所望養者也乃位剛志進而與上九之尊嚴靜止者相應拂初而不與之頤當多欲之世而吝於與雖異於二之市恩徇物爲得其貞亦凶道也小人之欲不可徇亦不可拂上既剛正不受其養又拂小人之情欲絕物以居無用於世故无攸利不能利物不合義矣易屢言十年要皆終竟之辭僅言十年者春秋傳謂筮短龜長以此聖人不終絕人而天道十年一變得失吉凶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筮不占十年以後其意深矣蓍之短愈於龜

之長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以養人爲道拂而不養悖於觀頤之道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正應乎初而施之養以上養下亦顛頤也當位而養其所應養故吉虎視謂初九耽耽垂耳貌虎怒噬則耳竪耽耽順而有求也初九剛躁本虎也以有逐逐之欲媚養己者四以養撫之疑於徇小人之欲然居其位而以君子畜小人之道使之馴服則固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謂四居上而臨初也光者君子有養民之道非以徇
小人其志光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不與二應拂上養下之常經而比於上九以成止
體以之處常得正而吉然不厭小人之欲則緩急无與
效力以之涉險危矣哉武王伐殷散鉅橋之粟漢高推
食解衣而韓信效死飲食之於人大矣勿以己之居貞
而強人同己君子達人情而天下無險阻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順乎上則可以安其居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人知下頤之動以齧物而效養不知非上頤之止則動者無所施故頤之爲功必繇乎上上九以剛居高爲艮止之主靜正無欲止動於發其以自養者正則德威立而人不敢妄干之所施養於人者罔非其正吉道也以之涉險正己無私不貪利而妄動則無不利涉險者雖務得小人之情而必端嚴以自處諸葛孔明所謂甯靜可以致遠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不期人之順己而人自服

䷛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卦之六位初在地下潛藏未見有體而不能用上既居天位之上不近於人有用而體託於虛皆物之所不樂居也中四爻出於陰上人效其能而登天位固爲陽之所宜處而天之化人之事物之理無陽不生無陰不成無理則欲濫無欲則理亦廢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事君子而大過整居於內既據二五之中復據三四人位以盡其才擯二陰於重泉之下靑霄之上豈非陽之過乎大過小過之象皆以三四爲脊中竦而兩迤於

下擬之以屋三四其棟初上下垂之宇也陽之性亢棟竦而高上下柔弱故爲棟橈特其得位乘權爲可久居則終於橈利宜也宜往交於陰以相濟而後亨二五利而无咎往之利也乾之積陽甚於大過而非過者十二位之在幽明各司其化與陽於明與陰於幽陰不自失其居故陽可無過大過業延陰以效用而又置之疏遠故過也夬之所以非過者陽方盛長陰囿不去非陰方出而尼之也姤之所以非過者陰起干陽陽有往勢非據止天位而不思遷所以惟此一卦爲大之過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初上皆下垂者而上有末之象焉又自下承上則謂之本自上垂下則皆謂之末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弋雪反

二五中位正而與初上相比下交成巽以受其入上交成兌而相說以行則可節其過而亨非然未有能亨者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獨言其時大者謂其時爲成敗興衰所難必之時不易處也君子居得爲之位小人失職而遠出非甚盛德鮮不激而成害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滅湮而欲沈之也澤欲滅木木性上浮終不可抑君子之行獨立於流俗之表世不見知而不懼不悶抑之而愈亢晦之而彌章不嫌於過剛若處得爲之時交可與之人則不可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茅之秀也柔潔而樸素古者祀上帝於郊埽地而祭以茅秀藉俎籩所以致慎而不敢以華美加於至尊初六承積陽於上卑柔自謹有此象焉君子守身以事親如仁人之事帝求无咎而已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位在積剛之下故以柔爲美則棟之橈非己不克承之咎過在大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陽木陽亢則枯稊根下旁出之白荑女妻室女也陽剛雖過而二得中居柔以下接於初之稺陰故有此象生稊則再榮得女妻則可以育嗣當過之世而能受陰之巽入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自慮其太過因而下交初柔而樂承之剛柔調矣

九三棟橈凶

三四皆凸起而爲棟者三以剛居剛躁於進而不恤下之弱下必折矣包拯用而識者憂其亂朱不顧下之不能勝任其能安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民者上之輔也過剛則人疑懼事不立而怨作誰與輔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以剛居柔雖隆而不亢二三兩陽輔而持之可保其隆然外卦之體以上爻爲藉上弱不足以勝任亦不能

有爲矣四退爻就內故以上爲它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不橈乎下所吝在上耳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已極亢居尊位下無相濟之陰惟上六與比而相悅一時之浮榮也故爲枯楊生華老婦士夫之象五爲主以比於上不言士夫得老婦而言老婦得士夫者五無就陰之志上爲兌主悅而就之也五得位得中亦未有咎而時過暱於非偶則訕笑且至必无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下無輔而求榮於上終必危矣亢極而屈於失所之孤陰自辱而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謂陽已過而已涉之以出其上如水盛漲而徒涉必至於滅頂之凶然過者陽也非陰之咎也上欲以柔濟剛而剛不聽反擯抑之於外進柔和之說於剛嚴之主以此獲罪者多矣其心可諒也言滅頂者卦以三四爲脊覆乎上爻之上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志在濟剛道之所許

☵☵ 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伏羲之始畫卦也三畫而八卦成及其參兩而重之陰陽交錯分爲貞悔二卦之象以合於一而率非其故然交加屢變固有仍如乾坤六子之象者震得震巽得巽坎得艮離得兌艮得坎兌得離貞悔皆爲六子之象與他卦異叅他卦爲物化人事之變隨象而改而雷風水火山澤易地易時大小殊而初无異也亟者仍如其故有以源流相因成象者坎也以前後相踵成象者震也巽也離也以上下相疊成象者艮也以左右相竝成象

者兌也相因相踵相疊相竝而其形體性情功效無異焉故卽以其三畫之德擬之而仍其名以名之此成象以後見其不貳之物變而必遇其常也習仍也重卦八而獨加習於坎者舉一而槩其餘也坎內明而外暗體剛而用柔藏剛德於至陰之原而不可測故爲坎坷不平之象而效於化者爲水自其微而言之則呵噓之蒸爲溼者氣甫聚而未成乎涓滴皆含坎之性而依於陰以流盪於虛固不測也及其盛大則江海之險而難踰亦此而已若其流行之處則地之不足而爲澤以受水猶其有餘而爲山以積土故坎兌分配焉陰之凝也堅

濁以靜而爲地之形陽之舒也變動不居而爲天之氣故曰陰靜而陽動陽非無靜其靜也動之性不失陰非無動其動也靜之體自存水亦成乎有形者矣而性固動靜則平易而動則險已成乎形而動者存是靜中之動幾隱而不易知者也坎之德亦危矣哉而陰陽必有之幾天地所不能無雖聖人體易簡以爲德亦自有淵深不測靜以含動之神則亦非但機變之士伏剛於柔中以爲陷阱者然也坎而又坎其機深矣而聖人於易擇取元化之善者以爲德而不效其所不足故特於剛中之象著其有孚謂其剛直內充非貌柔以行狙詐而

易以溺人者之足貴也若老氏曰上善若水則取其以至柔馳騁乎至剛無孚之坎爲小人之險豈君子之所尙哉維心亨者外之柔不足以亨而中之剛乃亨也以剛中惇信之心行乎險而變動不居者皆依有形之靜體而不妄則行可有功而足尙君子所貴乎坎者此也孟子所謂有本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重險則嫌於不誠故以下文釋之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釋有孚之義水之性險故專以水言自其著者而言

之所以見坎固天地自然之化非人爲機詐之險也水有流有止坎者其所止也而洊至於重坎則流也流則易淫泆而踰其所居變詐之所以叵測也而水不然雖流而必依其所附在器止於器在壑止於壑不踰其涯量以憑虛而旁溢是陽之依陰以爲質也行險者性雖下而迂折縈回於危石巨磧以必達乃至高山之伏泉渴烏之吸漏不避難而姑止而往者過來者續盡其有以循物不違此水之有孚者也善體此者以爲德則果於行而天下諒其誠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心者亟之於中以立本者也言乃者明非外見之柔可以涉險而得亨

行有尙往有功也

不終陷於二陰之中行而必達潤物而必濟故天下尙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又推言險亦自然不可廢之理而必因乎險之時善其險之用非憑險以與物相離也天以不可升爲險而全其高非以絕人自私地以山川邱陵爲險而成其厚

非以阻人於危王公以城郭溝池爲險而固其守非以
負險而肆虐用險者非其人不可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專取重險爲水洊至之象而取義也凡相仍而至者
必有斷續而水之相沓以至盈科而進不舍晝夜君子
之學誨以之則不厭不倦常德行者月勿忘其所能習
教事者溫故而知新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據全卦已成之象以言一爻之得失此類是也當習坎
已成之世而以陰柔入於潛伏之地將以避險而不知

其自陷也

彖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險已頻仍道在剛以濟之而卑柔自匿不能忘機葸畏已甚必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以剛居柔雖中而未能固有其剛誠信未篤所行不決如水之在源有遠達之志而仍多迂阻足以自保而憂危亦甚矣坎之內卦皆失位故二雖中而未亨離之外卦皆失位故五雖中而多憂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離乎中故可以小得而前有險而未能出無以及物故所得者小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坎坎坎而又坎也險且枕下之險承之入於坎窞上且進而入於險也當二險相仍之際柔不能自決波流來往於險中徒勞而無能爲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陷陽者陰也陰之乘陽三與上當之乃三以柔居剛而爲進爻志不在於陷二故異於上六之陷人而因以自陷然徒懷濟險之志而不能自拔則固无功之可見矣

六四樽酒簋貳句用缶句納約自牖終无咎

貳字本義從晁氏連用缶爲句今按連上讀爲簋貳自通樽以盛酒燕禮也簋以盛黍稷食禮也貳閒也陳樽酒而又設簋食合而相閒非禮而急於樂賓情之迫也缶陶器有虞氏所尙器古而質樸謂樽與簋皆瓦也缶製下平而博盛物能不傾者納物必於戶迫於納而嫌其約乃自牖焉古之牖無櫺故可納柔乘剛則陷陽而險承剛則戴陽而使安六四柔居柔而當位上承九五故其象如此以水言之則溪澗仰出合流於大川之象相孚而合則且出險而夷夫惟其情之已篤則雖儉不

中禮而江海不擇細流是以終得无咎坎之內卦言險
而外卦不言者水險於源而流則平故四五爲美異於
離火之下灼而上且滅也方技家以言心腎之交本此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相交接也柔居柔以接當位得中之剛故情迫而輸
誠恐後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剛中得位而處洊至之下游所謂江海爲百谷王
者流盛而不盈溢此當之矣既有盛大流行之德則危
石巨磧皆所覆冒而險失其險至於平矣雖疑於爲陰

所乘而不得外見然持之有道進而有功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大者自肆之意剛中以動而在二陰之中含明內蘊故無盈滿自大之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憑高以陷陽障洪流而終決世既平而已猶險刑必及之徽纆係罪人之墨繩叢棘獄也三歲古者拘係罪人以三歲爲期不得不見釋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較初之失道爲甚故其凶爲尤長

☲☲ 離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本柔暗而附麗乎陽以得居乎中則質之內斂者固而發於外者足以及物故其化爲火火之氣日在兩間不形而託於虛麗於木而炎以成熟光以照耀乃成乎用外見者陽之發也陰固在內者也得所利以成其用則利居得其所而正則貞能知所附麗而得中美不必自己而大美歸焉則亨皆言陰也畜聚而養之也牝牛順之至者謂陰也畜陽畜之也陽任於外以爲陰所麗以保陰而使不濫則成陰之美而陰信任之故吉言陽

吉也陰靜正居中任陽以發舒其美陽盡其才以施光暉於上下而保陰以成不動之化兩善之道也人君虛順以任賢而化隆俗美天下文明此成王附麗周公以興禮樂而周公養冲人之德以成大勳之道也其在學者虛中遜志常若不足而博學多通强行不倦則文著而道明亦此理焉反是者剛愎中據而溺於私利坎之所以陷與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呂支反麗乎地地字從集解本

此廣言麗之義以贊卦德也麗者依質而生文之謂日

月附天氣以運百穀草木依地德以榮未有無所麗而能奠其位發其美者也離之德重明而惟柔中以麗乎剛之正故明不息人君以此道不據尊以孤立而行依乎道治依乎賢則禮樂文章效大美於天下而化成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而麗乎剛之正則奠位乎中而自通天下之志故君道以之而亨上旣虛己以任賢則賢者亦盡其發揮而道行志得無疑沮之憂惟盡其才以養君於善順而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謂日也不取象於火而取象於日者火相迫則在上者威若其已息而更然有異火矣日則今日已入地明日復出不改其故言兩作者以卦體言爾實則相續無窮也大人德位俱尊之稱非其德無其位施明不已則文有餘而實不足惟大人德盛而道在照四方事日變道日新明不繼則自以爲無不知明無不處當而固有不明不當者矣求人之情通物之理豈有窮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履始踐其境也錯然經緯相間文采雜陳之貌離體已成而初九動於其下忽覩此物理錯陳之大觀以剛而

有爲之才爲二所任則爲物所眩而急於自見咎道也
乃位在潛退有敬愼而不敢嘗試之心焉所以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必益反）
剛明可試而急於自見則咎敬愼以辟除之乃可以無
浮明不終之害婁敬脫輓輅馬周被召於逆旅爲時所
倚重蹤著其聰明以求飾治道而一用不能再用終以
不顯太祖善解縉庖西之書而不用使老其才教以敬
也惜乎縉之不自知敬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之爲色近白而不皎近赤而不炫與青黑居而不相

捬能酌文質之中以麗物釆而發其文者也元吉吉於
始也水之相承源險而流平火之相繼始盛而終燼故
坎道盛於五離道盛於二人之有明待後念之覺者牿
亡之餘僅存之夜氣終不可恃也若昭質之未虧者一
念初發中道燦然於中自能虛以受天下之善而不蔽
於囷陋迫其已知更求察焉則感於情僞而利害生私
意起其所明者非其明矣故愚嘗有言庸人後念賢於
前念君子初幾明於後幾天理在人心之中一麗乎正
而天下之大美全體存焉夫子所以譏季孫之三思也
其在治天下之理則開創之始天子居中而麗乎剛明

之賢以盡其才則政教修明而中和極建若中葉以後
更求明焉雖虛己任賢論治極詳且有如宋神宗之祗
以召亂者此六二之吉所爲吉以元也占者得此當以
始念之虛明爲正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五皆中而二得其道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以剛居剛而爲進爻前明垂盡不能安命自逸而
懷忿忮以與繼起爭勝不克則嗟所謂日暮途窮倒行
逆施者也生死者屈伸也樂以忘憂惟知此也衛武公

耄而好學非自勞也有一日之生則盡一日之道善吾生者善吾死也樂在其中矣大耋之嗟豈以憂道哉富貴利達名譽妻子之不忍忘而已馬援跕足於武溪卒以召光武之疑怒而致凶況其下焉者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知不可久則鼓缶而歌可矣少而不勤老而不逸謂之下愚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甫謝餘照猶存而失位之剛遽起而乘之羿莽是也占此者小人雖盛可勿以爲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前明之餘燄猶足以灼始然之浮火而滅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後明繼前明而興以柔道居尊高宗宅憂而三年不言成王即政而嬛嬛在疚盡仁孝以慕先烈知艱難而戒臣工商周之所以復明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謂麗乎其位也仰承先烈而欲嗣其耿光非憂危以處之不勝其任矣元祐諸賢輔其君以解熙豐之政而求快一時無惻怛不得已之情未能無過若曹丕定嗣

而抱辛毗以稱怏魏之不長婦人知之矣此專爲嗣君而言然君子守先待後亦可以此通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王用王命之也有嘉歎美其功之辭折首罪人斯得也俘馘生死皆曰獲醜小類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當嗣王之初必且有不軌之姦乘之妄動六五之憂危所以不釋也上九爲五所附麗以求明者而在外蓋元后徂征周公東征之象誅其首惡而兵刑不濫雖剛過而疑於亢實所不得而辭僅言无咎者所謂周公且有過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言非窮兵黷武以天下未定不容不正也孟子承先聖而懼闢邪說以正人心歸斯受之亦此二爻之義讀易者以義類求之無不可占無不可學也

周易內傳卷二下終